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深爱脚下这片土地，
那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原乡。

古老的部族，
在远离钢筋水泥的原野里踏歌而舞，纪念他们与生俱来的欢乐。

杨素筠
——著

原乡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原乡

杨素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乡 / 杨素筠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3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ISBN 978-7-215-11806-5

I . ①原… II . ①杨… III .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000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金水路 39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35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乡

目录

漫步在嘉绒四季

梭磨河峡谷四季听音	/ 002	穿越初秋	/ 024
梭磨河畔品桃花	/ 007	骑马到若古高山看海	/ 032
岁月伴梨花	/ 011	马尔康之秋	/ 039
毗卢遮那圣窟	/ 018	察柯的宁静	/ 044
六月，心躺在天际和达古	/ 020	夕格山里的雪	/ 049

目录

故土嘉绒

嘉绒农耕 / 058
故乡的场 / 069
嘉绒日木确 / 078
嘉绒人的锅庄 / 087
嘉绒人的葬礼 / 093
静静的嘉绒村庄 / 101

目录

云水之间

脚木足大地 / 108

老去的茶堡克萨 / 117

云水之间的西索古寨 / 126

石旦真叔叔的小鸟 / 131

让风吹过我的村子 / 160

川西院子的思念 / 170

送母亲回故乡 / 183

土门老家 / 187

目录

我听见记忆在生长

蔬菜的记忆 / 192

记忆里的故乡 / 196

梦在多孔的羌笛里 / 200

烧土豆 / 204

听玉米生长的声音 / 210

雨湿了心念 / 215

雨中听故乡 / 219



南克基的雪 / 摄影：周耀伍

漫步在
嘉绒四季

梭磨河峡谷四季听音

“梭磨”藏语含义为“岗哨多”，又有“帝王之梳篦”之意。地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是历史上嘉绒藏区冲口，在古代多设为要塞和关口，因峡谷两岸的崖壁峭立而成为隘口，峡谷上游是红原大草原，出口是马尔康县城。

美丽修长的梭磨河发源于红原草地的茶真梁子，沿着峡谷有一条款款而下的梭磨河，流经峡谷全程。峡谷地貌非常典型，呈“V”字形，谷的两岸峭壁削立，流泉倒挂，峡谷长百余公里，国道317线穿谷底而过，河谷景色四季变幻无穷。不管你是外乡游子，还是常驻这里的土著居民，每从谷底穿行一次，你的思维和梦想就会被它景观的美丽和山水花草凝固的音符牵住思绪，你就会将自己的思维和梦幻般的感觉放在它的心中，思绪顿时被洗涤得明亮而清爽。峡谷的美景在于它春的嫩绿，夏的斑斓多姿，秋的五彩缤纷和冬的晶莹剔透。

由成都沿国道上行穿过鹧鸪山隧道，出洞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让你震撼的万千年形成的原始生态林景观，这里的森林植被基本没有人为破坏过，生物植被群落一派和谐而生机盎然。峡谷有较为充沛的雨雪滋养，属于亚高山和高山交界地段，植被完整而成体系，森林葱茏茂密，流水潺潺，峭壁嵯峨。森林分出了几个层次，基本为针阔叶混交林，由高到低有云杉、冷杉、桦树、箭竹、青冈、杜鹃等竞相生长，苍松挺立，古木参天，整个山体被植被和森林覆盖，没有什么空隙地带。

春天的峡谷是一派浓浓的绿意。这里的春天来得较迟，每到三月底四月初你才会感觉到春意的到来。此时的峡谷内，溪水慢慢地从寒冬的沉睡中苏醒，水气开始从树底向树梢输送，枝条开始不停摆动，将水和营养输送到枝尖，树林变得嫩绿起来，森林有苍松和杜鹃的墨绿点缀，整个峡谷苍翠欲滴。春天峡谷有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基本上每日都有一场细雨，雨后均是彩虹一片灿烂，带水珠的树叶在阳光下绿得耀眼，让你沉醉。透过绿叶看到的是一种让人震撼的春意，春意是那样的浓，是那样纯洁美丽，让人仿佛喝醉了般的迷恋。树叶的外壳开始脱落飘入溪流和梭磨河水中，河水变得碧绿透明，带着树叶嫩壳的溪流从山体上欢快地跃入河流中，你仿佛听到了清脆的笛声，悠扬而又舒缓，一片春意盎然。

夏季的峡谷大放异彩的是马尔康高山杜鹃花（本地语叫羊角花），进入了花季，杜鹃花期仿佛是商量好了似的，在春季，来得是那样突然，又那样干脆。一座座的山峰，一片片的坡地，一簇簇，一团团，像幽暗的森林中燃起了火把，鲜明耀眼，尤其在河边，杜鹃沿着河岸开得如火如荼，花影在河中摇曳，流光溢彩。梭磨河峡谷树形杜鹃较多，山顶属于灌从小叶杜鹃。如果你走入林中，不需抬头看花，仅是地上落英缤纷的花瓣已营造出迷人的意境了。杜鹃花红得是那样艳，白得是那样纯，粉得是那样娇，紫得是那样亮。峡谷杜鹃花盛开在四月底至六月份，花期为两三个月，高山顶上小叶杜鹃最好的花期却在七月份。此时的峡谷百草芳香沁人心脾，百花盛开，争奇斗妍。我们常驻这里的居民，每到峡谷中去一次都会被一种新的植物开放的花朵迷惑，美得让人不相信那是一种植物。你仿佛认为自己看到了地球上的绝版邮票一样惊喜。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新的惊喜，每次都被感动，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里的植物群种达上千种。夏季森林葱茏茂密，流水喧嚣，此时的山体水分丰富充沛，溪水像瀑布一般飞泻而下。大草原的冰雪融化后的雪水基本要将几十米宽的河床涨得满满的，夏天梭磨河水一改春天的清秀，变得狂放不羁，一路奔流而去，势不可当。此时是峡谷漂流的最佳时期，常有世界各地的漂流爱好者来此峡谷随波逐流，追赶洪流的节奏。这时峡谷

仿佛奏响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恢宏而又深沉，让人的思想有狂放的野性。

秋季是峡谷收获的季节，它把人间的五彩油墨全部纳入它的谷中。谷中的原始森林此时显出它的层次来，最底层厚厚的植被变得有些绿黄色，像给峡谷盖了一层绒绒的棉被，花草开始变成红黄绿三色。在花草植被之上是一米见高的箭竹，在秋季显得特别苍翠，满山遍野，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它的身影。箭竹微微欠着腰身，作君子谦和状，是在呵护花草呢，还是在谦让乔木呢？在箭竹之上是青冈林、桦木林和枫树林。只需一场霜降，山林的树叶就全部变了色，经秋阳的照射，桦树、枫树变得一片片的红，比北京香山红叶多了几分娇媚和壮观。桦树变得金灿灿的耀眼，高雅而又富贵。冷杉、云杉和雪松由嫩绿变得深绿，青冈林变得墨绿。各种树形或优美典雅、或挺拔玉立、或娇柔纤瘦，或成片、或成簇、或独立，均相互映衬、相互点缀，恰到好处，形成典型的彩林风光。这样的景致绵延到100公里以外的白湾峡谷和脚木足峡谷，此时梭磨河峡谷变成了一幅荡气回肠的油画。河水变得清澈透底，水流量减少一半，这样的季节你仿佛听见了钢琴协奏曲，那样和谐动听，那样淋漓尽致。

冬季的梭磨河峡谷一改它的多姿多彩，在十一月基本进入了冰雪的童话世界，漫天飞雪伴随冬季的峡谷。此时峡谷阔叶林已

经凋落了所有的红叶和黄叶，每一场雪后，整个森林就会变成晶莹剔透的宫殿，冰雕玉琢，纯洁无瑕。树枝被冰雪包裹，古松迎雪，玉树临风，风景独特，煞是好看。此时的流泉被凝固成几十米高的冰瀑和几米高的形态各异的冰雕，玉琢天成，美不胜收。谷底数不尽的冰雕般的美景在整个冬季都不会融化，随着山体中渗透出的泉水，不断地变幻自己的造型，晶莹得让人不忍心触摸它。这样的一尘不染直到来年的春天。此时的梭磨河水是一年中流淌得最缓慢的时刻，奔腾了几个季节是应该休息了。此时跳跃的水滴全部凝固成冰珠，在零下十多度的气温下，几十米宽的河面被冰珠挤得只能缓缓地流淌，你随意地用手捧一下，就有上百颗的透明珍珠属于你了。“冰河流珠”这种自然现象，只属于马尔康梭磨河峡谷河流，是世上少见而又独特的奇观。此时你仿佛听见那落光了叶子的桦木和枫林在吹奏管箫，苍凉而又古典，如听天籁，你的心绪仿佛被带到了金庸先生所描写的冰雪世界中，纯洁而又传奇。

梭磨河畔品桃花

桃花无意惹诗情。桃花，历来是中国文人墨客泼墨挥毫、吟诗作画、尽抒情怀的对象，因其有孕生机于严寒的品格、惊艳报春的美丽、向雅而生的志气，而被赋予了许多生命价值以外的诗情画意和多姿多彩的感情内涵。文人墨客们借她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或崇尚隐逸、或感怀身事、或讴歌友谊、或点示爱情、或流露祥意、或展显生机。每个人都可以观赏、感叹，生出自己不同的感受，但马尔康梭磨河畔的桃花给予你的更多的是品味。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桃花的生长、桃花的艳美、桃花的优雅，都只属于江南鱼米乡和川西平原，却不知，在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也会有桃花盛开的美景。其实，江南桃花的美，是因有江南才子占了先机，多情传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直以来，我认识这高原峡谷以后，就有了一种冲动一种感叹，希望抒写描绘这连绵百里的美境。但又怕不轻易间伤了她的容颜，因为我知

道凭自己手中的粗管笔难以绣刻山河，雕镂人心，所以有了提笔又放下，放下却不甘的一种情结。

梭磨河畔的桃花，属于高山野桃花。每到春季，便会在沿河而下的马尔康镇及松岗、白湾、脚木足、党坝等地的每一条山沟坡地上，一片片、一簇簇、一团团争相开放，绵延百余公里，仿佛在山腰缠上了一条粉红色腰带，点缀着古老的藏式碉房，构成了一幅妙不可言的画卷。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诗句，正是这高原桃花美景的真实写照。

梭磨河畔桃花美，尤以马尔康白湾峡谷为最。三月底，山里严寒才隐，初春已经悄然而来，我有幸陪“四川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到白湾木尔基采访，真切感受了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的桃花美景。我们一大早就来到木尔基的山脚下，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横跨梭磨河的大吊桥，飞桥轻雾隔河相望，顿觉眼前有了一处缥缈的幻境。跨过大桥来到山下一个“桃花岛”般美丽的藏寨，这寨里只有七八户人家，一条清澈的溪水在寨旁“叮叮咚咚”地流淌而去，屋前房后栽满了桃树、梨树、核桃树，几间白石红瓦的藏式碉房在林中若隐若现，吉祥经幡与灼灼桃花在房顶飘飞，一派林茂树修、犬吠水声、桃花带露的景观。这时半掩的碉房门里走出两位像桃花一样美丽的嘉绒少女，她们要到山上去修路，看

见我们一行，她俩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家里喝茶，并告诉我们，木尔基更大的村寨在半山腰上，那云端上的寨子更美丽，桃花也更红。

不言神往而神往自见。我们穿过山下这美丽的小寨，顺着新开出的宽敞平坦而又蜿蜒的通村公路盘山而上，不久，眼前豁然一亮，满山遍野的野桃花烂漫的壮景向我们迎面袭来。真是惊奇了，这山基本属于坚硬的花岗岩结构，在怪石嶙峋的硬岩石中却红粉紫白的缀满了一簇簇、一枝枝的野桃花。按常理，这样的环境一般只有坚强的松柏才能生长！这些野桃树居然敢与苍松和翠柏争光辉，还长得特别的叶茂花密，真是奇了，感觉似有上天在呵护着这些花儿！我想那岩石缝里黑黑的腐殖土应该是千百年来春花秋叶凋落时，花瓣、树叶和果子们对根的回报吧。

伴随着山路的蔓延，那在枝头迎着阳光怒放的桃花，仿佛在向春天倾诉着沉默了一冬的寂寞，那满树的娇红烂漫，万枝丹彩灼春融的景象，恍恍惚惚唤起了我一种美妙空灵的感觉。行至高处，梭磨河峡谷的风光尽收眼底，眼光随着碧绿的梭磨河向下游远去，一条粉红亮丽的丝带，蜿蜒几道美丽的曲线后，消失在远远的墨绿群山中，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偶尔亦有瘦骨嶙峋的几株桃树在春风里微微的，颤颤的，真是环肥燕瘦、千树万姿、争奇斗妍；再看那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还略带着